



期刊与研究

□ 文 青

期刊是学术研究体系的重要一环，承担着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的重要使命。但当下学术期刊，生态有些不一般。

一是与学术发表需求之间关系紧张。据国家教育数据统计，1997年，全国招收博士生1.3万人，硕士生5万人；2022年全国招收博士生13.9万人，硕士生110.4万人。25年间，硕博招生数分别增长11倍和22倍，但同期学术期刊数没有同步增长。从学科看，2022年，教育学科招收硕博生8.6万人（其中，博士生3718人，硕士8.2万人）。教育学有C刊37本。按每刊12期/年、每期13篇文章计算（双月刊或季刊都以月刊计），教育学所有C刊年可发文5772篇。以这一数据折算，教育学科C刊可为每名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1.55篇/年。这一数字看似不低，但是博士生仅是学术研究队伍的一小部分，在职教师是更庞大的群体（按博士毕业到晋升正高需要7年计算，3718乘以7等于2.6万人）。再以这一数据折算，那么C刊可为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只有0.16篇/年。而这只是假定所有人的研究能力相同下的可能性，如果考虑上博士生在学术经验、学术能力、学术积累等方面的局限，以及课题结题、教授或博导或硕士生评价考核等发文需求，他们的机会就更低。学术期刊版面的有限性与师生C刊学术发表需求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，事实上迫使不少师生“出走”到外文世界寻求发表机会。

二是被当作衡量学术能力的唯一工具。这个问题一直被人诟病，俗称叫“以刊定文”，即用论文所发表期刊的等级，来衡量论文学术质量和作者的学术能力。这种做法不可靠的一个明显事实就是，同一学术期刊由不同主编“主政”，刊发论文常常就会不同。适合编辑“口味”的论文，可能会得到更多发表的机会，反之会相对低些。这也就是说，发表与否不宜作为判定论文优差的标杆。曾有人指出，世界上最有创新的研究，其最初发表的期刊多不是名刊。这也足以表明，“以刊定文”不太合理，有失偏颇，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裁定。

三是与影响因子、作者选题之间闭环流转。影响因子有时会“左右”期刊选稿，即编辑部可能会偏向选用容易被引用、受人关注的论题——符合当下潮流或热点的，造成“冷、偏”类选题被冷落。部分作者为了提高命中率，也会以期刊选题作为研究指导，把自由研究变成命题作文，损害大学研究自由的生态。为了发表、追逐热点式的研究显然也会限制学术思维，妨碍学术研究的多元化，甚至限制学术研究领域和主题的创新，背离研究指向真理、没有禁区、为未知寻求答案等信念。